

烈日下的“5·20”，记者与40余名民间文保人行走乡村阡陌——

## 古韵乡村里，小文物串起“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王平 文/图



古树下，老人讲故事

## 一个个小文物，串起了乡村的前世今生

5月20日，一个近年来在网络上被炒得热热闹闹的日子。市文物保护志愿者协会选择在这一天，启动了2017年重点活动专题——“古韵乡村”。一行40余人，脚踏卧龙区安皋古镇，研讨乡村文保发展之路。

记者随同体验了一把民间文保人的生活。烈日下的一日，有行走的艰辛，有探索的乐趣，更有发自内心的文化快乐！

5月20日晨，太阳刚刚出来，一行40余人，便从城区出发了。

安皋在城区西北15公里处，古时为著名的茶木山货集散地、水陆货运码头和商洛孔道，明清时期商业繁荣，为南阳四大名镇之一，被誉为“铁安皋”。当日的活动，市文保协会作了精心策划，烈日下行走的，不仅有李君、吕超、范立硕、勇军等中青年民间文保中坚力量，还有吕凤林、郭文学等老一辈民间文化人。为参与活动，郭文学老人还用轮椅带上了病妻，其对文保事业的热爱由此可窥一斑。

安皋境内有古庙观、古寨、古井、古桥、古树、古冢、古码头、古商号等大量文化遗存，还有古老家族的数百年文化传承，林林

总总的乡村小文物可真不少。

首站走进安皋蓝营村。这是个古老的村庄，村里有崔府君祠、汉代蓝营遗址，还有蓝氏祠堂。始建于唐代的崔府君祠位于村东潦河岸边，现存的一间正殿和不同年代的数块碑刻，述说着蓝营村历史的久远、文化的古老。

姜园村林木森森、草色青青，村东，有省级文保单位九女冢汉代墓葬群。冢内葬的是王莽的女儿还是刘秀的女儿？今人已不得而知，但一个民间传说，还是让人歆歆不已。

再往北，进入太清观村，村内有太清观古建筑群，现存山门、天王殿、真武殿、东西厢房及碑林，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古老家族的数百年文

化传承，是安皋乡村文化的一个亮点。其中，“十八家王氏”不但族传故事引人入胜，还有丰富的史料和实物流传，是研究历史社会变迁和家族文化的珍贵实物。

当天，行至双山沟自然村“十八家王氏”后人的家里时，天已近正午，但一看到见证600年家族风云的古槐，数百年历史的货郎柜、祖龛和清代族谱，一行人还是被深深吸引了。其中一部民国五年的族谱，以诗赋形式所作的朱笔批注引经据典，辞章文雅生动，堪称文学精品，观之令人称羨……

古物是留住乡愁的载体，是传统村落的文脉。一天的踏访，十数个小文物，串起了安皋古镇的前世今生。

## 一个个文保人，把一种力量植根乡土

在周末假日，以极大的文化自觉，行走在乡村阡陌、荒野市井，关注那些纳入或未纳入政府保护的文化遗迹，是民间文保人的生活常态。

短短一日体验，记者看到了民间文保的力量，更看到了那些散布于乡村阡陌、荒野市井的小文物的希望。

这些年，市文物部门曾多次到崔府君祠、汉代蓝营遗址、九女冢汉代墓葬群、太清观古建筑群等地调研，并拟从有限的文保经费中拨付一部分用于它们的保护。民间文保人士也立足民间植根乡土，用行动守护着文化故土和精神家园。他们在全面

关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积极推动历史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纳入政府保护。但仅有民间文保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在安皋，还有一批对家乡文化传承怀着满腔赤诚的基层文化管理者和乡贤志士，他们的无私奉献，也是民间文保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乡村，小文物不仅仅是人们缅怀祖辈的遗存，它更承载着一辈辈村民对于故乡、家园的记忆和情愫，成为维系村民乡情的纽带。安皋蓝营村，蓝姓族人蓝成武、蓝成范、蓝成芹、蓝成润、蓝成远等人，不辞艰辛积极募款，将幸存的崔府君祠正殿进行维修，并恢

复了后殿；乡镇基层个体从业者刘玉彬，多年来特别关注文物保护，不遗余力宣传安皋古镇文化，逢有文保活动，他总是店门一关生意也不做了，开着车给大家当向导；还有专注于镇志研究的胡群祥，专注于家族史研究的蓝成云、王同凡……在安皋，一个个小文物从默默无闻分散于村庄乡野，到串成一串集体呈现，是多方合力的结果。2016年，安皋境内的4处古遗存——崔府君祠、玉皇庙大殿、太清观古建筑群、靳营古墓葬群，成功申报为市级文保单位，从一个侧面为乡村小文物的保护提供了借鉴。⑦5

中篇小说连载



苏黎红小姐

阿袁 著

应该是能看见的，听说鸟的视力很好，在没有被笼养之前，鸟不是也要捕食么？那为什么它没有反应呢？这么一只没意思的丑鸟，也不知道老周为什么要养它。苏黎红在花坛那儿也待不住，总是坐不了一小会儿，就又上楼了。

连郝伯伯她也没心情理了。有一天他隔着阳台“小苏小苏”地叫得殷勤，她莫名就烦了，假装没听见，进屋了。

她一直伸着不去朱鸿鹤那儿。这时候她还是相信朱鸿鹤的，以为朱鸿鹤过些日子会给她打电话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母子可从来没有这么疏远过。老朱原来还讥笑，说他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他们真是一对会相思的母子。可“无数个秋”已经过去了，朱鸿鹤也没有打电话过来——她的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招数失败了。

最后，还是苏黎红憋不住，自己去了。

苏黎红就是那个时候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的。

最初，苏黎红并没有说来宝什么，更没有说朱鸿鹤什么——苏黎红在我面前从来不说朱鸿鹤的不是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她的眼里，朱鸿鹤本来就白璧无瑕；另一方面，就微妙了，怎么说呢，苏黎红在我这儿闭口不言朱鸿鹤的“瑕疵”，我猜还有“家丑不外扬”的意思，有“不足与外人道也”的意思。虽然从生物意义而言，我也不算外人。

我从小就习惯了和苏黎红之间这种略有些疏远的母女关系。小时候是她疏远我，后来呢，就是我疏远她。我这么做，最初是出于一种年少的自尊心，一种让自己情感免受伤害的本能。后来呢，就有点儿成年女人的恶习。我会故意表现得和老朱更亲密。我感受到了苏黎红的轻微失落。我也感受到了苏黎红试图和我亲近的努力。有一次我们下楼，远远地看见陈阿姨走过来，苏黎红竟然挽起了我的胳膊。我有些尴尬，犹豫了几秒钟，还是借弯腰系鞋带的动作，挣脱了苏黎红。后来苏黎红就再也没有这样了。我猜她也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我以为苏黎红那段时间频繁的电话是另一种努力方式。本来，一周一次的问候电话是由老朱打给我的，或者是由我打给老周。偶尔苏黎红接了，我就问，我爸呢？苏黎红就在那边大叫，朱仲春，朱仲春。然后老朱就跑了过来，我们开始热烈地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无非是我工作如何如何，孟周工作又如何如何。或者他最近和郝伯伯又钓到了什么什么鱼，下棋又赢了谁谁谁，他养的哪种哪种花又开了，他又读了什么什么书。都是无聊的琐事。但老朱是那种对什么无聊的事都能兴致勃勃的人。

下期请看：苏黎红的电话内容和老朱的完全不一样。⑦5

35



行走在乡村阡陌